

41
年度
空间

没有人知道的秘密 没有人看过的真相
惊悚女皇红娘子首度披露湘西老家的百年诡情
红娘子◎著

迷藏 I

血色 mi cang 面具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红娘子◎著

迷藏 I

血
cang
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色面具/红娘子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229-00487-3

I. 血… II. 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29849号

迷藏 I : 血色面具

MICHANG I : XUESEMIANJU

红娘子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光 南

责任编辑: 刘 文

责任校对: 郑小石

封面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5.75 字数: 187千字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0487-3

定价: 23.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惊悚女皇的湘西魂（代序）

郑辉（悬疑小说评论家）

旭日东升，朝霞铺在静山幽谷中的湘西古城。这片土地上，有着第一次鸦片战争舍身报国的定海三总兵郑国鸿、开州教案中正气凛然的贵州提督田兴恕、中华民国大名鼎鼎的熊希龄，还有着享誉全球的文学大师沈从文、著名画家黄永玉。

湘西，藏龙卧虎的土地，它的秀丽，它的自然风光，让它富于多彩的幻想。

幽静的沱江边，这是先人走过的石板路。许多人痴迷于湘西世界，源于这里的神秘、这里的盛世明月、这里的人间天堂。

当然，我也毫不例外。

柔和皎洁的明月含羞升起时，翻开红娘子的新书《迷藏 I：血色面具》，我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位名声大振的畅销书作家、惊悚女皇的笔下，将有着怎样的“湘西”、怎样的传奇故事？

左顾右盼当然不适宜阅读，我的思维于是张开宽大的翅膀，穿过荆棘丛生的道路，穿过古色古香的老宅，停留在“迷藏”的异度空间，全神贯注地盯着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

眼前的这部作品，一位远房亲戚的莫名逝世拉开了小说的帷幕，诱人的基调紧随而至，从传世面具到不可思议的连环血案，从异常相似的梦魇到怪里怪气的“怪谈协会”，再到“百鬼缭乱，锦衣夜行”的中元节夜晚，似乎每个章节都暗藏杀机，每个角色都是一枚棋子——有故事的棋子。在

这个悬念重重的叙事迷宫里困住了每个读者，我们试图寻求真相、寻求答案，唯有再次走进故事，像福尔摩斯般拿着放大镜搜索任何一处角落。

讲述湘西的悬疑惊悚小说历来不少，为什么“迷藏”能够让我如此着迷？

我想，莫过于两大原因。其一，红娘子是一位真真正正的湘西女子、苗族女子。她写湘西，不是为了名利，不是为了猎奇，而是因为她爱着这片土地，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

其二，它跟红娘子以往的作品截然不同。熟悉红娘子的读者们都非常清楚，或温情、或无厘头是她独一无二的创作风格。“迷藏”则全然不同了，这是红娘子的转型作品，突破固有风格的最新力作。虽然是悬疑惊悚小说，但不存在怪力乱神，不存在血腥残暴，更不存在刻意恐怖，通篇朴实无华的笔触、韵味非凡的章法，就像得到了沈从文、黄永玉等湘西大师的真传，把湘西的诡谲与迷幻元素点点滴滴显现出来。

掩卷而思时，我轻言叹道，红娘子写湘西人、湘西风情，就像沈从文、黄永玉等老前辈，真情流露，字字珠玑，下笔处精确得很。

也许，这就是“湘西魂”，每个湘西人骨髓里、精神世界里最值得骄傲的“民族魂”！

明月再度升起时，高高地挂在广州城的上空，照亮珠江，照亮船艇，照在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们头顶上，两岸璀璨的灯火姹紫嫣红，把珠江水衬托在粼粼波光中，这里如梦如幻、车马喧嚣。

这时候，我想起了湘西的祥和、神秘与魅影不断。

而在另一个繁华城市，栖身于高楼林立、灯红酒绿的“惊悚女皇”红娘子，许是与我相似：

醉心于湘西，痴迷于湘西……

目录

惊悚女皇的湘西魂（代序）· 郑辉

楔子 ·····001

他猛地松开手，惊叫着退到墙边，因为床下如同潮水一般涌出大量的壁虎蜈蚣蜘蛛之类的爬虫，如同浪潮一般，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四散开来，然后消失在唐生屏家四壁千疮百孔的墙缝中。

第一章 回家 ·····004

金脉？三人更加好奇地看着三条小船，处在中间的船头上半跪着一个人，脸上好像戴着什么东西，在阳光照耀下泛着黄光，像是木制的面具。

第二章 迷阵 ·····011

走了许久，却找不到走出这条街的巷口了，四面墙好像在无限延伸，墙上窗户依然闪着光，每扇都不一样，找不着头绪，直到打火机都烧毁了，再没法打燃，困在最简单的黑暗中，凭着断续的光源前行。

第三章 赠送 ·····023

唐道爷居然说没有见过鬼，邵东子一下子失望不小，难道只是中了魔术师的圈套罢了，这可真让人泄气，居然没有超现实力量的存在就让他们人仰马翻地跑了半天。

第四章 坠楼 ·····030

京剧腔，发嗲，声线温和，无论如何不是那个粗暴的包租婆形象能发出的。秦绶刚要伸出的手触电一般收回，低低对着后面说了声：“妈的，这回包租婆真的撞邪了。”领导着大家缓缓往后退。

第五章 迷雾……043

邵东子继续过去，死死地掐住谢楠的脖子，自己好像也是被人勒紧了一般，脸色铁青，嘴里流着口水，含糊地说着“去死”这个词，而做这一切的时候，他的眼睛始终是闭着的。

第六章 石出……055

苏坤撞在地上，霎时间麻木感少了很多，在走道灯光照耀下，那两个白衣女齐齐站在面前，眼眶张得巨大，但是不知道她们的瞳仁跑到哪儿去了，只是翻着眼白，一眨不眨地盯着苏坤。

第七章 困境……065

他身体开始抽搐，呼吸也变得异常沉重，摊面上的眼孔突然冒出某种红光，原本扶着面具的手松开了，而神奇的是那副面具居然没有掉下来，而是牢牢地好像粘在教授脸上一样。

第八章 死期……076

莫北慢慢地上楼，动作有点踉跄，好像喝得太多了一样，他扶着栏杆一级级地往上，走几步就回头看看谢楠，眼睛好像充满了血丝一般宛如黑瞳，深邃得如同失了灵魂一般空洞。

第九章 毒草……085

邵东子耐不住性子，连忙问眼镜小子到底怎么回事，眼镜不慌不忙地将播放速度放到最慢，在模糊的画面中，莫北正嬉笑着对摄影眼镜叮嘱一会儿谢楠来后怎么控制好镜头，而在他身后居然闪过一个黑影。

第十章 协会……096

苏坤听到这个有些熟悉的声音连忙转向舞台，只见康建在舞台上，显得格外意气风发，而台下已经聚满了人，所有人都身着黑衣，不知道什么时候，每个人都戴上了一个纯白色的面具。

第十一章 活尸……104

看着莫北继续发出嘶鸣往自己靠过来，谢楠大喊一声：“跑！”拉上苏坤拔腿就跑，邵东子也毫不犹豫地开始跑，当中还不忘把找来当武器的板砖丢向行动迟缓的莫北。

第十二章 迷局……114

邵东子手脚并用地往楼上爬去，女鬼无声息地在后面慢慢跟着，那条湿漉漉的头发拖在地板上，留下如同鼻涕虫一般的痕迹。邵东子冷汗合着灰尘，整个人几乎成了土人。

第十三章 雉师……124

只觉得眼上一热，铮一声又将刀抽出，杀气腾腾地冲着那几个怪谈协会的家伙过去。几个协会会员见这个疯汉一样的家伙眼中的凶光炙热，光凭这个就能杀人，连忙掉头逃窜。

第十四章 厄运……134

胡麻的样子让谢楠惊出一身的冷汗，姜教授说过不要轻易戴上傩面具，现在从这个假雉师看来，真是难以想象傩面具下面发生了什么，让他居然发出这样的声音。

第十五章 重逢……144

最后的希望也在慢慢消失，谢楠实在没有什么头绪可言，苏坤到今天为止已经失踪了整整十天，这十天里，谢楠的脑细胞好像在逐个烧焦殆尽。

第十六章 幻境……154

手起刀落，牛血涌出，泛着泡沫四下流淌，人群仿佛压抑着的情绪瞬间爆发起来，在黑压压的脑壳下喊出几声嚎叫，无数的鞭炮开始鸣响，在脑子中炸开一样的轰鸣。

第十七章 前尘……169

那个位置从风水上来说算是镇上的宝地所在，毗邻的各种建筑围绕起来就是一个闹中取静，朝阳通风的地方，而处在镇子的阴地所在，又高取阳光，倒是有些奇门办法。

第十八章 探营……180

椅子上沾了一点露水，湿湿的，凉凉的，这种感觉甚至有点舒服，谢楠正要把手抽回来，那种凉意却瞬间变得非常厉害，从手掌一直传上来，好像血管是被一路冻结了一样，速冻了的血液一直通到心脏。

第十九章 商腔……190

锣声一落，光彩照人的舞台一下就黯淡下来，众人开始离开，谢楠却一把按住姜教授和邵东子，死死地看着已经不见了人影的戏台，像是在期待什么出现。

第二十章 水鬼……199

一些身形魁梧的大汉从边上冒出来，满脸涂上了血，瞪大眼珠子，手上拿着铁叉，这些铁叉是辰河戏的道具，可这些道具本身就是货真价实的武器。

第二十一章 回魂……210

两个警员毫不情愿地又进了房内，蹑手蹑脚地走到棺材前面，一人一边地把棺材盖一掀，用迅雷不及掩耳的眼色扫了一眼，又连忙地退了出去，大声喊道：“报告，里面是空的！”

第二十二章 生祭……224

洪水以一种无比强大的力量，不单是那些个追杀的人被水柱撞击得七孔流血，所有濮市镇的水井都如同喷泉一般，冲出高高的水柱，然后开始漫灌，洪水以一种不可能的方式侵袭了所有镇民。

后记：古老面具·现实脸庞……238

你不可不知的红娘子……242



楔子

他猛地松开手，惊叫着退到墙边，因为床下如同潮水一般涌出大量的壁虎蜈蚣蜘蛛之类的爬虫，如同浪潮一般，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四散开来，然后消失在唐生屏家四壁千疮百孔的墙缝中。

20世纪40年代的濮市镇并不能体味世界格局变幻、风雨苍黄的大时局，北方的中国已经是红色一片，而此时的小镇依然是安静得如同能够听到树叶发芽的声音，生活依然按照平常进行。

今天是六月六，献祭于本镇大仙的日子，镇口的古塔在几日前就被红挂彩地准备好了这一场祭祀，原本破砖烂瓦的旧塔倒有几分新色。

湘西六月初毒辣的阳光让众人从发根下生出许多汗来，唐生屏伸长了脖子想看看这让人可惜不已的送祭，多好的酒肉啊，平白就糟蹋在这鸟地方。

于是，他找了个空子，躲在塔柱后，扯下半只烧鸡的腿，不顾上面的烟灰大口咽下。

濮市镇好几百年来风雷不动的宝贝就在那古塔之中，会是什么，谁知道呢？

宝贝，唐生屏眼珠一转，不如留下来偷宝贝。

外面的喧哗渐渐地散去，入夜，塔外月朗星稀的天空泛出深沉的蓝

迷藏①

色，偶尔传来几声狗叫。

唐生屏推开上塔楼的门，年久锈蚀的活页尖利地吱叫着，迎面而来的尘土味儿和霉味呛眼得很。

他深吸一口气，窄小的空间让他有点局促，靠着一点微微的月光摸索出楼梯的方向，慢慢挪动，破旧的木梯有种随时都会塌下的感觉。

虽然只有点点阴冷的月光，但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桌面上一个盘子一样的东西。

它就是那件全镇人顶礼膜拜的宝贝？唐生屏借着烛光凑过去看着这个小锅子一般的物件，上面积着铜锈，还有奇怪的花纹，或许是一件铜器吧，如果带到城里去，能值多少钱呢？

唐生屏边想边摩挲起来，事不宜迟，麻利地脱下汗衫铺在地上，转过身用双手捧起物件。

当这个东西离开桌面的时候，唐生屏听到了一声如同人醒转过来的吸气声，在这个寂静的环境，却如同当头一盆冷水一般，平白地从发际线滑下汗水，拿着器物的双手定住一样，僵在半空，动弹不得。

四周墙壁好像传出一种猫深重呼吸的呼噜声，唐生屏快速地将物件放到了汗衫上，胡乱地包好，扎在肩头，慌乱地往楼梯口退去。

出了古塔蜿蜒的窄巷走到前往家的石子路，脚下吱吱喳喳地作响，像是有无数的人在追赶自己。

回到家中，唐生屏瘫倒在床边，双手往下摸索，摸到那个诡秘的包裹，他猛地松开手，惊叫着退到墙边，因为床下如同潮水一般涌出大量的壁虎蜈蚣蜘蛛之类的爬虫，如同浪潮一般，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四散开来，然后消失在唐生屏家四壁千疮百孔的墙缝中。

黑沉沉的云层慢慢地从天上往濮市镇压了下来，原本该是个明亮的



月亮却如同让墨给吞了，全镇的狗如同有人召唤一般大声叫唤起来，而且是凄厉不已的叫声，一声一声地连成一片。

逃，他起了一个念头，明天如果有人看到塔里的宝贝不见了，自己一定会被怀疑，这可是触犯神灵的事情，要被活活打死的。这种恐惧占领了他，于是闭上眼睛用被单将床下的倒霉东西包起来，咬牙夹在腋下，如同夹着火炭一般，往镇后山上跑去。

唐生屏慌不择路地跑着，不歇气地跑到山脚下，坐在田坎边大声地喘气，身后岔路口立着各种小石碑，他惊恐地看着自己的身后一个个的石碑慢慢地呈一种奇异的样子炸开裂纹来。

那是濮市镇的传统，但凡有小孩生出来后病灾太多，父母就在山口的岔路上立上一块小石碑，上书：挡箭牌，左走哪里右走哪里，但凡有凶恶加害，开弓断弦，以求平安。石碑背对小镇，起到保佑的作用。

可是这时个个裂开了缝，要从中断开，或者这个煞星是凭什么都挡不住了，镇里猛地传来凄厉的唢呐声，这是有谁家死人的信报。

唐生屏这个时候明白自己闯了什么祸，他举起那个偷来的宝贝，面对滔滔江水，手颤抖着举起来。

他想丢了这个不祥之物，但他能丢得掉吗？

第一章 回 家

金脉？三人更加好奇地看着三条小船，处在中间的船头上半跪着一个人，脸上好像戴着什么东西，在阳光照耀下泛着黄光，像是木制的面具。

泸溪县城的码头大多都是江上运货的大船，连成一排伸展到开，船老板叼着烟卷儿，百无聊赖地招揽乘船的人。三人拿着包出现在码头倒是让船老板心头一喜，忙招呼着三人上船，这一大早总算来了生意。

邵东子跳上船，沅江上载客的船都是木船，造型修长，船上搭上木制的箱子，个中再简单排上硬木座位，外表刷上船政规定的漆色，一个伙计一个船老板就可以运营，简陋得有点粗暴。

这种船将柴油发动机发动起来，突突突突一路，倒也拉风。

谢楠和苏坤寻了个船前位置，静静坐下，邵东子则冲上船头，做鬼子队长状指点着河边峭壁。

实际上谢楠这个大四学生，家乡的老娘莫名其妙地打电话说谢楠有一个远房亲戚，托人找到了自己家里，说他重病在身，眼看就要不行了，但是在最后时刻却怎么也要看他一眼，

整个事情有点荒唐，自从大学之后，谢楠就少有回家，现在却冒一个亲戚出来，还指定要求他回家一趟，弄得谢楠一头雾水。



换句话说：我们很熟吗？谢楠并不当一回事。

可对死党邵东子说起了这件事情时，没想到邵东子兴奋得出奇。

邵东子把筷子挥舞得呼呼作响，全然不顾旁边人们的眼神：“去！干吗不去啊，说不定还能捞到遗产什么的，到时候，你就发了！”

谢楠抬起头来看着邵东子，这个成天忙着玩游戏喝啤酒的哥们儿怎么这么热衷让自己回去，肯定没有什么好事。

“要知道你们那里战国时属楚黔中郡，郡治在常德市。秦昭王三十年（前 277 年）取楚巫中、黔中郡及江南地另置黔中郡，郡治在今沅陵县西 20 里处，而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 年），那时候的湘西州境属黔中郡，郡治设今沅陵县西。说不定老头会给留下点好玩意？”

邵东子像是早有准备，一大串话就冒出来了。

“是吗？”

“哥们儿，你先去找老师请假，就说你爷爷病危了，要请假回去。”

“你爷爷才要挂了！”谢楠表示不满。

“那你随便找个亲一点的亲戚病危吧。”邵东子的话怎么听都感觉掺了农药一样，难以入耳。

犹豫再三，谢楠还是请了假，而晚上在清真小馆，邵东子带来了重大安排事项，和号称本校校花第一号种子选手吃饭。

第一眼看到美女，她脸上就绽放出甜美的笑容，还伸出手来：“你好，我是苏坤。这次就麻烦你了。”

谢楠回头瞄了一眼邵东子，轻声问道：“东子，你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

“这就是我们这次湘西游的随行美女啊！”

迷藏①

谢楠一把抓住他，“我这次不是旅游啊，有正事啊！”

“你是不是这么不讲义气，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把美女叫出来，你得给我制造机会嘛，多一人也不多，无所谓的。”

谢楠细细地看了一眼校花，她说不上多么惊艳，但是清秀大方，素淡简单的一身，说话声音也是温和，让人不忍侧目，可能这就叫魅力吧。

这次被魅惑的是谢楠，居然傻乎乎地点了头，邵东子宣布先回谢楠家然后再去周边的景点逛上一圈！

谢楠嘴巴张得再大也没有用，三人旅行团算是成立了。

下了车，回到谢楠家所在的县城，带着两人急忙奔回了家。

进了家门，谢楠急匆匆地问起那个亲戚的事情：“他在哪个医院啊？我去看看就得了。”

谢楠想尽快解决这件事情，越快越好，余下的时间好去游玩。

“他在濮市呢，你明天过去看看吧！”

“濮市？”

还没等老妈说完，谢楠就迫不及待地拉着接受着老妈相亲般眼神的苏坤走出门去。

于是才有三人在第二天登上了这艘船，准备前往濮市。

船老板无精打采地丢了烟头，沿着船帮走到简陋的驾驶舱，发动马达，伙计使劲把篙子一撑，荡开水面的平静，转头往江中开去。

三人看着船外的水面，四周山峦随着船的转动而如同电影一般行进着，然后转到慢慢远离的码头。

目睹着码头慢慢远去，整个泸溪县城慢慢消失在淡淡的雾霭中，这一幕像是梦回过去一般，而谢楠心中的那个巨大的记忆箱子震动着，却翻不出任何东西。



船行在沅江上游会经过好几个窄小的水道，湍流暗涌，水清见底。

一边是江边垂直到河底的陡峭悬崖，一边是平缓河滩和暗藏在竹林或者树丛中的村庄，晨光照耀下，一切都染上一层金光，而水波晃动下，水中深色石子仿佛含着无数黄金一般，熠熠放光。

沅江虽不及长江的浩浩荡荡，却精致细小，倒也是风情万种，两岸小村的石码头总有人端着衣服慢慢往江边走来，就像一幅从远古走过来的画面。

谢楠看着那一江水，伸出手去，河水溅在船帮上带着凉气，却像温玉一样沁人心脾，他的心情倒是被江水安抚下来。

三人都为这美景而惊叹，不觉时光流逝，只见那阳光之下，水路弯了几下，到了一个大的拐弯外，就看到大的弯处的滩头有一个城镇。

上了码头，濮市的码头依然是百年前的样子，磨得光洁的红石石阶两边摆上了两排摊子，瓜果糖茶的玩意儿，老板们也是无趣张望。

黑色的瓦片屋顶首尾衔接，中间偶尔出现几处飞檐，看上去如同回到18世纪前的某个盛世。远离现代小镇刻板的瓷砖小楼，在黑灰色的基调下，安详地列在江边。

濮市这个小镇不大，要寻人太过容易，于是，谢楠也准备气定神闲地当是带朋友旅游，一路在那里指点着小镇。

他的外公没有过世前，很多时间在这里度过，小镇有太多父母的记忆，像是一些随手被抛弃在时光中的种子，都扎根在这个小镇的某一块石板下。

虽然自己对这里并不熟悉，可一条石板路边上的古老的铺子像是都

迷藏①

曾见过一般，中午的濮市尽显安逸，那个卖了不知道多少年的馄饨店中没有太多人，清香的汤味从小屋里泛滥出来，让谢楠一时都不知身在何处，像是坠入了时光的黑洞。

邵东子二话不说跑向馄饨店，大叫着先吃点东西再说，三人找了个临江的位置坐下，要了一些精致美味的小点心和馄饨。

临近七月的天气，河风带着一种特有的水腥味，却还是很凉爽，喝碗凉茶，正是享受之际。

苏坤远眺着平静的河面，看到江中有三条小船正并排地行进着，船尾冒出丝丝青烟，好生奇怪，于是问谢楠那是什么。

谢楠仔细看了看，自己倒从来没有见过，江中三条小船像是排好阵势，在水面上划开三条漂亮的水纹，船速很慢，而船后面的那些烟雾好像放了几个香炉，正在燃烧着，烟雾缭绕在船两侧。

邵东子来了兴趣，趴在窗边胡乱猜着：“这是不是划出跑道，好让你们跑龙船啊？”

苏坤算了算，说端午已经过了一些日子，好像并不是的。

见三人在那里探头探脑的商量，端馄饨上来的老板凑过话头，这是居士在堪舆吧，听说是要找什么金脉。

金脉？三人更加好奇地看着三条小船，处在中间的船头上半跪着一个人，脸上好像戴着什么东西，在阳光照耀下泛着黄光，像是木制的面具。

那人像是在舞动一般，不时探出身子往水中张望，将手上什么东西丢进水中。

“哦，迷信活动啊！”

邵东子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兴趣，见他们两人还在看热闹，就自顾自地吃起东西来。